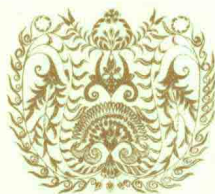


国家“九五”哲学社会科学项目

哈萨克族 汉语补语习得研究

成燕燕 关辛秋 苗东霞 玛依拉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哈萨克族汉语补语习得研究/成燕燕等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3.11

ISBN 7-105-05806-4

I. 哈... II. 成... III. 汉语—补语—研究—少数民族教育
IV. H19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5175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9.375 字数:230 千字

印数:0001—1000 册 定价:18.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一室电话:64271909;发行部电话:64211734)

一部重偏误重解释的第二语言 习得研究专著

——《哈萨克族汉语补语习得研究》序

戴庆厦

成燕燕教授主编的《哈萨克族汉语补语习得研究》一书已定稿付梓，要我写个序。因为我对这一课题的内容很有兴趣，加上对课题研究进行的情况多少有所了解，对他们研究中的酸甜苦辣也略有所知，所以我欣然接受。近日又翻了书稿，很受启发，零零星星地写了下面一些感想。

—

我觉得这个课题题目选得很好，不仅具有应用价值，而且还具有理论价值。

我们知道，少数民族的汉语文教学是民族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进入实现现代化的新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信息化、一体化的日新月异，少数民族对汉语文的需求比过去更高了。少数民族从自

身的变化以及现代化的需要中深深地体会到，如果能够直接通过汉语文掌握现代化科学知识，就会大大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过去的单语局面已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而逐步实现双语化已迫在眉睫。因此，如何搞好少数民族的双语教学，已成为人们所关心的一件大事。过去的经验说明，少数民族要尽快掌握汉语文，必须要有系列配套措施做保证，包括合理的教学体制、科学的教学方法、符合教学对象的教材等。从语言学的角度说，应当科学地认识少数民族语言（母语）和汉语的异同，找出习得汉语的难点。只有这样，少数民族的汉语教学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也才能提高教学效率。这就要求语言学家能够进行具体的而不是一般化的、有针对性的而不是泛泛的、深入的而不是表面的、有实际教学经验作依据的而不是凭本本的语言比较，有计划地写出一批对汉语习得真正有指导作用的专著。回顾过去几十年，少数民族语言领域的双语对比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也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总的看来数量还少，而且比较深入的、微观的研究成果并不多。所以，我们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把双语研究看成是语言学家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课题正是顺应这一大势的需要而设立的，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实际应用价值。

《哈萨克族汉语补语习得研究》的选题，还好在它 是哈萨克族习得汉语补语中的一个重大难点。哈萨克语缺少与汉语相似的补语形式，因而哈萨克族习得汉语补

语出现偏误较多，成为教学中收效偏低的一个难点，不少语文教师为之困惑。而对哈萨克族习得汉语补语的研究，虽然过去在哈萨克语语法研究中涉及了一些，但较为系统、较为深入的微观研究尚未见到。这一论著的出版，无疑填补了这一空白，它对哈萨克族习得汉语补语的教学，将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这一专题研究还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具体一点说，它对语言类型学、认知语言学、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研究至少能够补充一些新的信息，提供一些新的思路。这是因为哈萨克语与汉语属于语法类型不同的语言：前者是形态变化丰富的黏着语，后者是缺少形态变化的分析语。二者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但个性高于共性。汉语有丰富的补语，而哈萨克语没有。该书从哈萨克族习得汉语的大量偏误语料中，又从汉语补语与哈萨克语对应表达的微观分析中，具体显示了汉语补语与哈萨克语在类型学上的共同点与不同点，同时揭示了这两个民族在认知上的异同。读了这部著作，引起了我对一些问题的思考：汉语为什么有如此丰富复杂的述补结构，而哈萨克语则没有？述补结构的特点与整个语言系统究竟存在什么制约关系？述补结构的类型学特征应如何界定？汉语、哈萨克语在述补结构上的差异说明什么？该书对具体语言的分析与对比，对回答上述问题是有帮助的。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是当代理论语言学所关心的热点之一，这些年进展很快。不同的语言学流派都想用自

己的理论框架来解释。这当中涉及了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如语言习得过程究竟是规则形成过程还是习惯形成过程；中介语和目的语的关系如何界定；语言习得的难点究竟是什么，难易顺序如何设定等。该书根据大量偏误材料，对哈萨克族学习汉语补语的难点做了比较细的分析，提出了一些有见地的认识，这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理论研究是有价值的。

二

该书的另一特色是着力于偏误分析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注意到对偏误进行微观、多层面的分析，把偏误分析与揭示语言特点紧密结合在一起。第二语言习得中出现的偏误，大多是由母语与目的语的差异引起的，因而从偏误分析中能够获得语言差异的真知，能够抓住第二语言习得的难点，能够在语言习得的对策上做到有的放矢。还应该看到，偏误分析是一种动态分析，是中介语理论的组成部分。它不同于不同语言的静态对比，也不是对病错句的静止的、平面的分析，它是从语用的动态过程揭示语言习得规律，研究学习者是如何分解一个复杂的结构或句型，受何种因素的影响而出现偏误的，是习得过程纵向研究的一个部分。

作者从偏误语料中得出哈萨克族学习汉语补语存在五大难点，具体而有针对性的难点之一是哈萨克语没有补语，在说汉语时就用状语代替补语，造成有的替代得

对，有的不对。如：把“扫得很干净”说成“很干净地扫”；把“做错了”说成“错误地做了”；把“说了两遍”说成“两遍说了”；把“学了两年”说成“两年学了”；把“把书放在桌子上”说成“在桌子上放书”等。究竟哪些可以替代，哪些不能？语言教学应当注意到这一层次。之二是哈萨克语和汉语的趋向动词都有引申义，但二者不对等，容易出错，是个难点。如把“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说成“过上来幸福的生活”把“做起来”说成“开始做”。三是汉语形容词之后有趋向动词或“着、了、过”时形容词表示一种变化，起动词作用；哈萨克族遇到这类结构时则往往类推，使用相应的动词表达。这一转换过程，最容易出现偏误，也是个难点。如“他红着脸说”的“红”是形容词，有从不红到红的意思，而哈萨克语用动词“变红”表达，说成“他的脸变红了说”；再如把“生病的人多起来了”说成“生病的人变多了”。四是哈萨克语有丰富的形态变化，词序不甚重要；汉语词序固定，但补语与宾语的位置关系有自己的组合特点。哈萨克族在习得这一类结构时不易掌握汉语的变化，也容易出错。如把“回宿舍去”说成“回去宿舍”；把“喝醉了酒”说成“喝酒醉了”。汉语动词后有补语又有宾语时，有些要重叠动词或用“把字句”，这种句型哈萨克族很难上口，如把“爷爷说话说累了”说成“爷爷说话累了”或“爷爷话说累了”；把“他唱歌唱哑了嗓子”说成“他唱歌了，嗓子哑了”；把“我把鸡蛋放在筐里了”说成“我放鸡蛋在筐里了”。

五是汉语补语的类别多样，哈萨克族学习起来有自己的难易顺序，一般地说，学习数量补语、结果补语比较容易，学习状态补语、介词补语次之，最难的是程度补语和趋向补语。如：把“累死了”、“忙坏了”说成“累死极了”、“忙坏极了”；把“最近他又喜欢上音乐了”说成“最近他又开始喜欢了音乐”。

书中设了专节分析“哈萨克族学生学习汉语补语偏误产生的原因和对策”，分析解释得很到位，很有实用价值。作者认为，哈萨克族学习汉语补语出现偏误的原因有：母语的负迁移（包括误代、遗漏、误加、错序、误用等）、学习策略的干扰（包括回避、泛化、分解、替代、累加等）、教材和教学的诱因（如词语的对应简单化、语法功能讲得不透、音节搭配未交代清楚等）、学习环境的影响等。在对策上，作者提出了以下几点：教师应了解学生母语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必须明确教学重点和顺序；教师还应了解学生的学习过程，并依此编写教材，调整教学顺序；教材要处理好语言结构与语言功能的关系等。

参加本书编写的作者大多既懂汉语又懂哈萨克语，而且还有熟悉母语又熟悉汉语的哈萨克族教师参加。她们都长期从事哈萨克族学生或维吾尔族学生的汉语文教学，都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而且手边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偏误语料。为了收集偏误语料，她们还专程赴新疆的各类民族学校做调查，并就此专题召开了各类座谈会。这些偏误语料是真实可靠的，非常珍贵，非常有用，是本

书形成认识的基础。

三

这一研究成果不仅对哈萨克族习得汉语补语会有所帮助，而且对汉语语法的研究也能够提供一些启示。书中的“从哈萨克族学习汉语补语的偏误反观汉语补语的特点”一章，写了从偏误反观汉语补语的特点，虽然是初步的，但有新意，能够为汉语语法研究提供一些新的线索。

双语习得研究必须知己知彼，即既要了解母语又要了解目的语。有了这个基础，才有可能进行母语和目的语的“接轨”。任何一方研究得不足，都会妨碍对语言习得的深层认识。汉语的述补结构是汉语语法中类型复杂、变化多端的一类结构，研究汉语的学者们已对述补结构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不少新的认识，但还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

汉语述补结构的研究，若能从语言对比或他族习得汉语的规律中得到反观，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深化对汉语述补结构的认识。我总认为，光从汉语看汉语的特点是不够的，还要借助与其他语言对比的折光，从语言对比中发现新的语言规律。汉语与亲属语言之间在演变上多少都有一些共同特点，亲属语言里面都会保留一些汉语的古代特点，因而亲属语言的特点对理解汉语语法的共时、历时特点都会有所帮助。就是与汉语没有

亲缘关系的语言，与汉语之间也存在共性和个性，也能从相互映照中得到启示。再说，语言习得中的偏误不是随意出现的，它总是受到母语和目的语特点的强烈制约，因而从偏误的性质、范围、频率的特点上也能够觉察出母语和目的语的特点。

汉语语法隐性特点多，语言对比的反观有助于揭示汉语的隐性特点。正如该书所指出的，哈萨克族学习汉语的难点有的是因为汉语补语具有深层的隐性语法关系，其偏误有助于我们认识汉语的隐性特点。如：汉语有些补语实际上是主语的隐性谓语（如“老师站累了”，“字写歪了”），有的补语是宾语的隐性谓语（如“摔碎了一个酒杯”，“大家喊哑了嗓子”），这种句子不易被哈萨克族掌握。特别是不易掌握述补搭配的条件，如为什么可以说“打败了敌人”而不能说“打胜了敌人”。从语言对比和语言习得偏误中，我们还能加深对汉语音律制约句法的认识。汉语的动补搭配存在音律（双音节化）特点，而哈萨克族在说汉语时则缺乏这种节奏感，所以常把“我听错了一个词”说成“我听错误了一个词”；把“大桥建成了”说成“大桥建完成了”。汉语为了音节的和谐有时还要另外加字或重叠，如不能说“冻通红”，但能说“冻得通红”。不能说“堆得满”，但能说“堆得满满的”。对二者哈萨克族学生不易获得正确的语感。这就要在教学中强调，节律是汉语述补结构的特征，常常左右造句的正误。

这一课题虽已结，但我觉得有些事还要继续做。语言学习和习得最重要的是揭示语言学习和习得的心理过程，现阶段还没有测试这种心理过程的有效手段，只能通过研究学生的言语表现及与相关的因素的关系来进行推测。本书主要是补语偏误习得的研究，但语言习得研究还包括对学习个体因素所起的作用、学习环境对语言学习的影响的分析等，所以我建议这一题目还可以接着做，使哈萨克族习得汉语补语的研究更为完善。另外，我还建议课题组进一步充实补语习得偏误语料库，材料越多越好。如果有条件的话，还可以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即按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地区收集补语习得的偏误材料。

目 录

序	戴庆厦 (1)
第一章 汉语补语及其习得研究综述	(1)
第一节 汉语补语研究综述	(1)
第二节 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补语教学研究综述	(13)
第三节 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补语习得研究综述	(18)
第二章 汉语补语在哈萨克语中的对应表达	(23)
第一节 汉语程度补语在哈萨克语中的对应表达	(23)
第二节 汉语结果补语在哈萨克语中的对应表达	(27)
第三节 汉语趋向补语在哈萨克语中的对应表达	(33)
第四节 汉语数量补语在哈萨克语中的对应表达	(60)
第五节 汉语可能补语在哈萨克语中的对应表达	(63)
第六节 汉语状态补语在哈萨克语中的对应表达	(65)
第七节 汉语介词短语补语在哈萨克语中的对应表达	(67)
第三章 哈萨克族学生学习汉语补语的偏误分析	(69)
第一节 学习程度补语的偏误分析	(69)
第二节 学习结果补语的偏误分析	(78)
第三节 学习趋向补语的偏误分析	(92)
第四节 学习可能补语的偏误分析	(109)
第五节 学习数量补语的偏误分析	(119)
第六节 学习状态补语的偏误分析	(134)

第七节 学习介词结构作补语的偏误分析	(145)
第四章 哈萨克族学生学习汉语补语偏误产生的原因 及其对策	(157)
第一节 学习汉语补语偏误产生的原因	(157)
第二节 解决补语偏误的对策	(170)
第五章 从哈萨克族学生学习汉语补语的偏误反观汉语 补语的特点	(174)
附 件：哈萨克族学生学习汉语补语偏误语料	(202)
参考文献	(278)
后 记	(282)

Contents

Preface	Dai Qingxia
Chapter One	A Summarization of Chinese Complements: Study Notes, Ways, <i>Status Quo</i>
Chapter Two	Chinese Complements Expressed in <i>Kazak Language</i>
Section One	Complement Denoting Degree
Section Two	Complement Denoting Result
Section Three	Complement Denoting Tendency
Section Four	Complement Implying Possibility
Section Five	Complement Expressing Metric
Section Six	Complement Expressing State of Affairs
Section Seven	Preposition – Phrase used as Complement
Chapter Three	The Deviation of Kazak Students’ Studying in Chinese Complements: An Analysis
Section One	In Complement Denoting Degree
Section Two	In Complement Denoting Result
Section Three	In Complement Denoting Tendency
Section Four	In Complement Implying Possibility
Section Five	In Complement Expressing Metric
Section Six	In Complement Expressing State of Affairs
Section Seven	In Preposition – Phrase used as Complement

Chapter Four Causes and the Ways to Deal with

Chapter Five The Features of Chinese Complements Reappraisal
as reflection by the analysis of the Deviation
of the Kazak students' studying Chinese
Complements

Appendix: A Collection of Error Usage of Chinese Complements
in Kazak Students' Practical Chinese Bibliographies

Postscript

第一章 汉语补语及其习得研究综述

本章从三个方面综述汉语补语及其习得研究。一是汉语补语研究综述；二是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补语教学研究综述；三是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补语习得研究综述。

第一节 汉语补语研究综述

由于汉语补语所含语法现象特殊而复杂，所以一直是语法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对汉语补语本体研究的成果也就数量多，内容庞杂。研究者始终想解决补语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这也是本体研究的核心问题。从研究方法上，除原有的传统方法外，或从相关领域（如方言学、认知学）找寻攻玉之石，或用语法研究新方法（如配价）究其就理。从第二语言教学中反馈出的问题来看，不难得出，汉语补语的核心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很好的解决。

对补语问题的研究历史长，关注的层面多，从补语的概念、分类、起源到分辨哪些句法形式是补语等都有，更多的成果是分析某一补语形式的特点。

补语的性质是什么？《中国语文》曾经连载过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集体编写的《语法讲话》、张志公先生的《汉语语法常识》、吕叔湘先生的《语法学习》、王力先生的《中国现代语法》、黎锦熙先生的《新著国语文法》、朱德熙先生的《语法讲义》都

有论述, 各家的观点不一, 有些分歧还很大。如黎锦熙先生把“补语”(他称作“补足语”)当作某些述语(即谓语)所必然引起的“连带成分”。这样定性所辖范围就有些大了, 比如谓语所引起的“连带成分”还有宾语, 宾语显然不是补语。胡明扬先生(2003)认为, 要解决补语的问题, 首先要回答补语是什么, 回答了这个问题才能谈后面的问题。他认为: “补语是动词或形容词后的谓语性成分(一般是不及物动词或形容词)。在结构上等于两个句子谓语部分的紧缩。状语性的补语应该从补语中开除出去。比如‘我昨天去看了他一趟’, ‘一趟’是状语后置, 不是补语。分析句法成分不能单纯地看形式在前在后, 也要看句法功能。”^① 述补结构在语法学界的主流看法是, 它属于句法成分, 是述语带一个补语成分, 整体是一个短语。

对补语的分类各家都把动补结构看做汉语的句法结构, 把动词和形容词后的补语说明成分看做补语, 按后附成分的意义或词类定名。朱德熙先生分为6类, 《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也分为6类, 王还先生主编的《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大纲》中把补语分为8类, 其中把数量词作补语分为三类, 即时量补语、动量补语、数量补语。陆俭明先生(1992)把补语分为9类。^② 见下表:

补语类型		例子
述语和补语间无“得”黏合	1 带结果补语的述补结构	洗干净 学会
	2 带趋向补语的述补结构	拿来 游过去
	3 带程度补语的述补结构	好极了 气坏了

① 2003年7月15日, 就补语问题向胡明扬先生请教, 他谈到这些观点。

② 详见陆俭明先生:《现代汉语补语研究资料》(序),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2年。